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藏文文法三種

#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八冊

藏文文法三種

H. A. Jäschke 等著



新編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藏文文法三種  
H. A. Jäschke 等著  
PDG

中國書店

# 本冊說明

在現代學術領域裏，有四種語文分別是研究各系佛學的基本工具。此即巴利文、梵文、中文及藏文。南傳及原始佛典以巴利文記載，大乘佛典用梵文，北傳佛學多保存於中文資料之中，而後期大乘及密教資料則多保存在藏文文獻裏。這四種語文，在佛教研究領域裏，各具有其獨特的重要性。

從某些方面看，藏文佛典的重要性，恰可補充中文佛教文獻的不足。中文佛典的翻譯，多採用意譯方式，譯語不統一，日常有不甚忠實原文之處。相對於此，藏文佛典採用的是機械式的直譯法，譯語較統一，且相當忠實原文。因此，當某一梵文原典佚失時，我們幾乎可以用現存的藏文佛典去還原，而中文佛典則甚難達到此一目標。由此可見，藏文佛典的重要性，並不祇是保存獨特的藏傳佛教文獻而已。正因為如此，藏文研究在佛教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才能普遍地被學術界所承認。

近年來，國內佛學界對藏文的學術價值，已經逐漸地瞭解。加上法尊法師大量地譯出藏文佛學要典，西藏佛徒也經常來台傳法，凡此都使國人對藏傳佛教及藏文之價值的評估，急遽的提昇。又因為有若干人

默默地在社會上傳授藏文。因此，近數年來的台灣文化界，藏文水準也已稍具基礎。在這些傳授藏文的學者之中，有一位大德是不能不提的，此即曾赴康藏學法，且擔任台灣師大、政大等校教授的歐陽無畏先生。可以這麼說，目前在台灣的藏文人才，十之八九，幾乎都是歐陽先生的門人或再傳弟子。

由於歐陽先生等人的弘揚，藏文的學習已經逐漸蔚為風氣。在這種情勢下，文法書及文獻目錄便成為學子入門的重要工具。「譯叢」之收輯本書，即因此之故。

本書共分下列三部份：

(一)、藏文文法 ( Tibetan Grammar ) : H. A. Jäschke 著，張次瑤譯。

(二)、藏語文法入門：池田澄達著，依空譯。

(三)、藏語古典文法合刊：包含「藏文典松居巴譯註稿」與「藏文法典松居巴及大金局巴研究」二文，蕭金松譯註。

此中，張次瑤所譯的「藏文文法」，是十九世紀的德國傳教士 H. A. Jäschke 所著。著者曾在我國西藏地

區傳教甚久。除此書外，另編有藏文字典（有德文、英文二種版本）行世。其次，日本學者池田澄達的「藏語文法入門」，為早年東京大學之藏文課程講義，現行之日本版曾得中村元先生的增補。譯者依空法師是佛光山的法師，為東京大學文學碩士。

第三部份是「藏語古典文法合刊」，包含藏語古代文法要典「松居巴」與「大金局巴」的譯註，以及蕭金松先生對這二書的研究論文。通過這三篇文章，我們對藏語的古典文法，多少當能把握其特質。譯註者蕭金松先生，為歐陽無畏先生之入室弟子，專攻藏文研究，目前執教於中國台灣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

## 總 目

(一)、藏文文法.....	張次瑤譯.....	1
(二)、藏語文法入門.....	依空譯.....	173
(三)、藏語古典文法合刊		
①藏文典“松居巴”譯註稿.....	蕭金松譯註.....	217
②藏文典“大全局巴”譯註稿.....	蕭金松譯註.....	273
③藏文法典“松居巴”及“大全局巴”研究.....	蕭金松著.....	325

# 目 次

第一卷 音韻	1
第二卷 詞類	24
第一章 用在名詞後邊表示細小的虛字	24
第二章 用在名詞代名詞後邊表示複數的虛字	31
第三章 表示方位的字	34
第四章 表示時間的字	35
第五章 數詞	35
第六章 代名詞	46
第七章 驚歎詞	54
第八章 動詞	55
第九章 虛字	93
第十章 複合詞	131
第三卷 句法	138
第四卷 尊敬的詞句	144
附 錄	
1. 近代方言中之日常用語	151
2. 婆羅門 $\text{婆羅門}$ 的故事	160

# 第一卷 音 韻

(一)字母：藏文有「有頭」( བྱନྤྱ ) 和「無頭」( བྱନྤྱ୍ୱେୱେ ) 兩體，前者為楷體，後者為草體。在西藏西部的古石刻中，草體多代表較早的藏文書寫形式，楷體代表較晚的書寫形式，似乎是草體較楷體為早，不過二者皆在一千三百年以前就演化完成了。

藏文字母的淵源根據西藏中部的歷史學家們說是藏王東宗弄贊( ཐྲିର୍ རྗ୍ୱୋ གୁମ୍ ན୍ୱେୱେ ) 的大臣端美三善( དྲକ୍ མୁଣ୍ ཉୱେୱେ ) 在公元六百三十二年左右採用印度尖體( དୁର୍ଗୁଳୁ ) 字母增改而成的。可是西藏中部的歷史學家們在講字母來源時並沒有提到( དୁର୍ଗୁଳୁ ) 這個字，僅說是從印度字母中脫化而來的。因為尖體字母是在十一世紀以前還沒有發明出來更不曾有人應用的一種文字，他不會是早已發明久經應用的藏文字母的祖先。所以中部的歷史學家的話也許比較靠得住些。此外還有許多別的說法，如 J, Ph, Vogel 根據他的研究結果說和藏文緊密關連的一種印度字是西北部 Gupta 字；Sarat Chandra Das 說藏文字母是從瓦都( Wartu ) 體字母來的；此外像 Rev A.H. Francke 說藏文與尖體瓦都體的相似，遠不如與 Kashgar Brahmi 字母之相似。

◆下邊是一個藏文字母的楷體，今草體，(1)古草體(2)與 Kashgar Brahmi ，瓦都體，以及現行天城梵書(楷書)的比較表(3)





	藏文	拉丁文	藏文	拉丁文	藏文	拉丁文	藏文	拉丁文
1	༄	Y	2	༅	W	3	༅	W
3	༅	W	4	༅	W	5	༅	W
6	༅	W	7	༅	W	8	༅	W
9	༅	W	10	༅	W	11	༅	W
12	༅	W	13	༅	W	14	༅	W
15	༅	W	16	༅	W	17	༅	W
18	༅	W	19	༅	W	20	༅	W
21	༅	W	22	༅	W	23	༅	W
24	༅	W	25	༅	W	26	༅	W
27	༅	W	28	༅	W	29	༅	W
30	༅	W	31	༅	W	32	༅	W
33	༅	W	34	༅	W	35	༅	W
36	༅	W	37	༅	W	38	༅	W
39	༅	W	40	༅	W	41	༅	W
42	༅	W	43	༅	W	44	༅	W
45	༅	W	46	༅	W	47	༅	W
48	༅	W	49	༅	W	50	༅	W
51	༅	W	52	༅	W	53	༅	W
54	༅	W	55	༅	W	56	༅	W
57	༅	W	58	༅	W	59	༅	W
60	༅	W	61	༅	W	62	༅	W
63	༅	W	64	༅	W	65	༅	W
66	༅	W	67	༅	W	68	༅	W
69	༅	W	70	༅	W	71	༅	W
72	༅	W	73	༅	W	74	༅	W
75	༅	W	76	༅	W	77	༅	W
78	༅	W	79	༅	W	80	༅	W
81	༅	W	82	༅	W	83	༅	W
84	༅	W	85	༅	W	86	༅	W
87	༅	W	88	༅	W	89	༅	W
90	༅	W	91	༅	W	92	༅	W
93	༅	W	94	༅	W	95	༅	W
96	༅	W	97	༅	W	98	༅	W
99	༅	W	100	༅	W	101	༅	W

(1)今草體藏文 ( Tibetan modern བྱତ୍ୟ གྲୟ ) 是普通書信和其他通俗的文件中所用的草體。

(2)古草體藏文 ( Tibetan ancient བྱତ୍ୟ གྲୟ ) 是從拉大克那裡的石刻中搜集來的。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到藏文字母中是增加了幾個符號來表示梵文中所沒有的聲音。 $\text{ຫ}$ 、 $\text{ঁ}$ 、 $\text{ঁ}$ 顯然是從 $\text{ঁ}$ 、 $\text{ঁ}$ 、 $\text{ঁ}$ 三個字母分化出來的。但是在轉寫梵文的時候，藏文改用他的 $\text{ຫ}$ 、 $\text{ঁ}$ 來轉寫梵文的 $\text{ঁ}$ 、 $\text{ঁ}$ 、 $\text{ঁ}$ （例如用 $\text{ຫ}$ 來轉寫 $\text{ঁ}$ ），我們必須假設說，使用著脫化出來藏文字母的那種印度字母的人在當時把梵文的這三個字母讀的有點兒像藏文裡的 $\text{ຫ}$ 、 $\text{ঁ}$ ，猶之乎現在居住在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居民們一樣（他們把 $\text{ঁ}$ 讀成〔Tsar〕）。 $\text{ঁ}$ 顯然是僅僅把 $\text{ঁ}$ 掉轉過來就是了。 $\text{ঁ}$ 似乎是從 $\text{ঁ}$ 造出來的，因為 $\text{ঁ}$ 和 $\text{ঁ}$ 聲音互有關連。 $\text{ঁ}$ 可能的不是普通印度字母中的字，是從土耳其斯坦來的。 $\text{ঁ}$ 和梵文的 $\text{ঁ}$ 相當。 $\text{ঁ}$ 是藏族人自己發明的，他的功用可以看下面各節。 $\text{ঁ}$ 是一個晚起的字。因為在新疆沙漠中發現的藏文寫語中原來只有二十九個字母，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寫出 $\text{ঁ}$ 來。當這個聲音〔W〕第一次出現在古典中，這個聲音是用一個 $\text{ঁ}$ 上邊添個 $\text{ঁ}$ 來表示。這種表示〔W〕的方法一直保持著應用到古寫時期的終了。大約在公曆一千三百年左右用新寫法編著的 $\text{ঁ}$ 、 $\text{ঁ}$ 、 $\text{ঁ}$ 。

出世以後，用口上邊添個心來表示〔W〕這個聲音。口是從口分化出來的，口單用時常常讀〔V〕，像下邊所說

(3) 摘自 Rev. A. R. Francke The Similarity of the Tibetan to the Kashgar Brahmi Alphabet

的，在轉寫梵文可和<sup>5</sup>時二者均可應用，普通只用<sup>6</sup>專用來轉寫梵文字母是用下邊兩個方法表示出來（a）捲舌音僅把<sup>5</sup>掉轉個背作<sup>6</sup>來轉寫梵文的<sup>5</sup>。（b）把<sup>5</sup>寫在<sup>6</sup>的下邊來轉寫梵文的<sup>5</sup>。

藏文的三十個字母依照發音的部位與方法製成下表：

發音部位 音的性質	舌根音	舌面音	舌尖音	脣音	喉音
清塞音及	ཀ (ka)		྅ (ta)	ྂ (pa)	ྃ (ṭa)
塞擦音		ཱྀ (t̥)	྄ (tsa)		
清吐氣塞音及	ཀ (kha)		྅ (tha)	ྂ (pha)	ྃ (ṭha)
吐氣塞擦音		ཱྀ (t̥ha)	྄ (tsha)		
濁塞音及	྆ (g̥a)		྅ (da)	ྂ (ba)	ྃ (ṭa)
塞擦音		ཱྀ (dza)	྄ (dza)		
清擦音		྆ (ca)	྄ (sa)		
濁擦音		ཱྀ (za)	྄ (za)		
鼻音	ཱྀ (ŋa)	ཱྀ (ɳa)	ཱྀ (na)	ཱྀ (ma)	
邊音			ཱྀ (la)		
滾音			ཱྀ (ra)		
半元音	ཱྀ (ja)	ཱྀ (wa)			



(二) 聲母輔音：上邊三十個字母單獨應用時代表一個音綴包括著一個聲母同時還含有〔a〕元音。

1. 發清音 **ཀ**、**ဋ**、**ဓ** 時一點也不帶吐氣的成分，像英語 Skate, Stale, Spear 這三個字裡的 k, t, p, 一樣，吐氣音 **ཀ**、**ဋ**、**ဓ** 讀的要比 Kate, Tale, Peer 中的 k, t, p, 強些並且硬些；濁音 **ཀ**、**ဋ**、**ဓ** 讀的像英語 Gate, Dale, Beer 中的 g, d, b,

2. **ච**、**ච**、**ච** (ච) 讀的似英語之 Church (tʃʌtʃ) 中之 [tʃ] 但不吐氣的，**ච** 讀的似英語 Judge 中的 (dʒ) 但 **ච**、**ච** 間的區別和上邊 **ච**、**ච** 一樣。

3. **ڙ** 是濁音 [z] 像英語 Leisure 中的 [ʒ] (像法語 Jamais 中的 [ʒ])，但是比較顎化性大些)

4. **ঢ** 是英語 Sing 中的 [ŋ]，但是藏語中常常用在一個音綴的開始。

5. **ঞ** 是梵文的 ঞ，像英語 New 的聲母，New 按照藏文拼法是 ঞ [nɔ]

6. 可是在東部西康方言中濁輔音 **ཀ**、**ဋ**、**ঞ** 作聲母時讀的有一個吐氣聲音和印度的 ঞ, ণ, ঝ, ঝ কে相似，並且實在難以和英語 [kh, th, ph, tʃh] 分辨出來。此外 **ঞ** 與 **ঞ** 之區別也比較西部諸方言中難以辨別清楚(例外參看第七節第八款)。

### (三) 元音：

1. 藏文每個字母和他的範本一樣都是代表一個音綴除去輔音之外後邊本來就會有一個〔a〕。除非再加上其他的元音符號，才讀成別的元音。所以要表示元音是〔a〕的時候是不需要別的特別符號，除去下邊各節中所特別指出來的那些情形，特別的元音符號是ㄩ(ရှားဗု)、ဿ(ရှားဗု)、ဿ(ရှားဗု)、ဿ(ရှားဗု)。分別的讀作像德語意大利語和其他歐洲語言中的 e, i, o, u, ㄩ 讀的像英語 Say 中的 [ei] 或者是 Ten [e]；ဿ 讀的像英語 Machine, Tin 中的 [i]；ဿ 讀的像英語 On 中的 [o]；ဿ 讀的像英語 Rule, Pull 中的 [u]。我們必需特別說明的便是所有的元音，包括著 e 和 o 都是短的（不像藏文的範本梵文中的元音那樣有長短之別），因為在藏語中沒有長元音，除非是在特殊的環境之下，像下邊第九節第五、六款中所說的。

2. ㄩ 是一個以喉門破裂作聲母的音綴，例如 ㄩ·  
[ŋama] 母親。

3. ㄩ 原來是從肉演化出來的，肉是表示張開即關的喉門略帶破裂而後發出元音來像 Lily, an endogen (百合，一種單子葉植物) 中的 a, Lily, an 若用藏文寫起來是  
ဧ·  
Q: 藏學家稱之為小肉，相反的僅僅是一個元音



聽不到任何張開喉門所發生的破裂聲音，F. O. Schrader 在 Asia Major 第一卷第五十六頁上轉引 J. Van-Manen 的描寫說是個 [h] 像 Lilian 這個字若用藏文寫起來是 ལི·ལེ·རེ·。西藏東部的與的區別可以嚴格的分辨出來，並且假若元音是 [o] 或 [u] 的話，為要竭力避免發生喉門破裂音，於是讀的近似 [Wo] 或 [Wu]，例如 ཤ·ມ·〔乳汁〕讀的像 [Wo ma]， རྒ·པ·〔桌〕讀的像 [Wugpa]。在西部這種區別已經消滅。的與恰恰相同。

(四) 音綴 每個藏文字母都可以表示一個音綴。音綴終止的標幟是一個點兒，叫作 བྱ· (Tsheg)，點在每個音綴收尾的右上角兒，例如 ཀ· (Ka) 是一個音綴，這個點必須一致的寫在每個音綴之後，除去在直劃之前（參看第十節），在直劃之前除了還保留著他的點兒。所以假使在兩個或多個字母之後有這麼一個點兒，這樣便表示出來：所有這些字母共同構成一個音綴，其中只有一個元音 ཉ· ན· (Kara)， ཁ· (Kar)（參看第五節第八款）。字母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組合構成音綴；在每個組合情形中的每個字母都不能認為是像他們單獨存在的時候那樣，他們僅僅是這個音綴的一部分。

#### (五) 韻尾輔音

1. 只有下邊十個 ད· 其中有四個還

可以附加後置輔音 **ŋ**，參看第五款)用作音綴的收尾。

2.我們必須明白 **g, d, b** 用作韻尾輔音的時候讀的不像英語的 Leg, Bad, Cab 中的 [g, d, b,] 而是因地區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變異。在拉大克那個地方這三個聲音讀的像 [k, t, p,] 例如 索可 [sok] 古特 [got], 打口 [thop]。非常有趣的是 [g, d, b,] 用作字尾時，普通都作清塞音 [-k, -t, -p,] 可是當他們後邊緊跟著一個表示領有的或是表示動作所及的虛字(像是 [i] 或 [a] 或者是 **gan** 這個字的時候)，那麼他們就仍然讀成濁的，這種現象至少在西部方言中是如此。例如 老虎 [老虎] 讀作 [Stak]; 但是後邊緊跟一個表示領有的虛字時，讀的不是 [Staki] 而是 [Staggi]; 後邊若緊跟一個表示動作所及的虛字時，讀的是 [Stagga]; 虛字後邊若是緊跟著個 **gan**，便讀成 [Stag-gan] 而不是 [Stag an] (還有老虎)，把 Stagi 拼成 **斯加** 也可以假設是爲要跟固有的拼法相合。

這和德語中近似的現象互相平行著，在德語中 [b, d, g,] 在字尾讀成清音 -Rad, Lab, Trug 讀的像 Rot, Lop Truk 但是用作屬格和其他格的時候，仍然保存著濁的讀法(像 Des, Rades, des Lobs, des Trugs)。

3.可是西藏中部韻尾 **ŋ** 和 **ŋ'** 有時甚至於還有 **ŋ** 會影響



到前邊元音的讀音：〔a〕變成〔æ〕，〔e〕和英語 Hare, man 中的〔æ〕相似），〔o〕變成〔ø〕（像法語 Jeu 中的〔ø〕），〔u〕變成〔y〕（像法語中的〔y〕），在其他大多數地區裡〔ŋ〕讀的非常不清楚，幾乎聽不到收尾的聲音，所以 ㄕㄨ，ㄕㄅ 变成〔so〕〔go〕。在後藏甚至韻尾ㄔ也很難聽見，特別是在〔o〕的後邊韻尾ㄔ幾乎消失成了一個元音〔a〕：例如 ㄕㄨ瓦〔So-wa〕，ㄕㄅㄉㄎㄊㄉ〔Kon-tshoa〕（上帝）

4. 韵尾 ㄔ 只有在拉大克北部那裡才讀〔ts〕，其他地方的ㄔ尾都變成〔i〕，或者完全消失，延長，或者甚至於同時影響他前面的元音。例如下邊的字 ㄕㄨ「大麥」， ㄕㄢ「知道」， ㄕㄢ「數目」， ㄕㄢ「宗教」， ㄕㄢ「身體」在拉大克北部讀成〔nas〕，〔cēs〕，〔ris〕，〔te'os〕，〔lus〕；在拉胡爾讀成〔nai〕，〔cei〕，〔ri:]，〔te'o:〕，〔lu:〕；在拉薩方言中以及其他那些希望說話漂亮的人嘴裡讀成〔næ〕，〔œ:〕，〔ri:]，〔te'ø:〕，〔ly:]。

5. 有些字裡ㄔ用在ㄕㄅㄉㄎㄊ後作為一個音綴的第二個收尾字母可以叫作後置輔音。像 ㄕㄢ「森林」， ㄕㄢ「冰川中的冰」， ㄕㄢ「方法」， ㄕㄢ「藍靛」這些字在拉大克北部讀成〔naks〕，〔gans〕，〔thaps〕，〔rams〕，別的